# 笑傲江湖洞中之战

         林平之来剑凌厉，令狐冲和任盈盈不得已纵身跃下凸岩，背靠石壁，挥剑乱舞。左冷禅阴恻恻地道：「你们两个小鬼想做同命鸳鸯么？哪有这么便宜的事？」长剑起处，向着二人紧搂的手臂疾劈，林平之也跟上一剑刺来。

令狐冲和盈盈挥剑挡格，只听「啊」的一声娇呼，盈盈的长剑已被左冷禅击落。二人招架不及，只能松手斜身闪避来剑，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就此分开。

令狐冲心下着忙，连呼「盈盈」，盈盈还未及应声，便觉寒气逼面，慌忙折腰闪避。左冷禅和林平之仗剑立在令狐冲与盈盈之间，挡住了令狐冲，而那边十二个瞎子已经将赤手空拳的盈盈团团围住。

令狐冲急得快要哭了出来，高呼：「盈盈！盈盈！」盈盈低声道：「冲哥，我在这里。」左冷禅冷笑道：「还想卿卿我我？」沉声道：「任大小姐就赏给你们了，记住，不可伤她性命！」众瞎子闻言狂呼，纷纷抛下手中剑，向包围中心的盈盈扑去。盈盈眼不能见，只能胡乱挥拳踢腿，抵挡一众如狼似虎的莽汉。有两个瞎子各中了盈盈一腿，但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下，盈盈的手脚很快被几只铁钳般的大手捏住，动弹不得。

令狐冲听得盈盈连声惊呼，心急如焚，大喝一声，挥剑便刺。左冷禅和林平之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地接架相还。他们并不急于采取攻势杀了令狐冲，却要让他亲耳听着自己的女人被轮奸蹂躏，以泄心头之恨。

「不要……你们放开我……快松手……」盈盈徒劳地挣扎呼叫着，清脆而楚楚可怜的声音夹杂着众瞎子淫亵的笑声，回荡在山洞中。

「哧哧」几声，盈盈身上的衣裙被粗暴地扯破并撕了下来，娇嫩柔滑的肌肤越来越多地暴露在空气中。虽然洞中一片漆黑，但冰清玉洁的盈盈仍羞得面红耳赤，拼命挣扎扭动着娇躯，激烈地喘息着。

「啊……不要……把手拿开……」黑暗中一只粗糙的大手已经摸上了盈盈那高耸着的赤裸丰臀，并开始肆意地揉捏起来。娇嫩的处女肌肤受到前所未经的触摸，一阵阵地寒栗起来。

盈盈纤细的腰肢本能地用力扭动，摇晃着屁股想要摆脱那只手，但更多的手摸上了她的胴体，藕臂、玉腿、酥胸、柳腰……失去衣衫遮蔽的每一寸肌肤都暴露在这二十几只魔爪之下。

「放开……啊……唔唔……」盈盈急促地喘息着，扭动着腰肢，螓首左右摇摆，作着徒劳的挣扎。突然，一只大手捏住了她的下巴，令她合不拢嘴。

盈盈只觉一股股热气冲向她的娇靥，让她感到无比恶心，但她无法抵抗也无法摆脱，很快她的双唇就被一张大嘴紧紧封住，接着那根粗大的舌头象毒蛇一般也伸进她的嘴里，咂吸着她的香津。盈盈口不能闭，只得用尖尖丁香试图抵御，但反被那人的舌头缠住，愈发放肆地在她口中搅动。

想到自己圣洁的少女初吻竟在这种情形下耻辱地失去，盈盈心中无比哀伤，两行清泪从紧闭的双眼中涌出，顺着双颊流了下来。但此刻她毫无反抗的能力，她那轻盈的娇躯已经被众男人抬了起来，四肢也被扯开，成了一个「大」字。十几个男人的双手和舌头不住地在她赤裸的肌肤上游走。

盈盈的双手分别被抓住，两条粗大的舌头正饥渴地在她嫩藕一般的手臂上亲吻吮吸。胸前那一对小巧坚挺的椒乳，此时也被两个男人掌握，他们贪婪地吮吸着那两颗葡萄一般的嫣红蓓蕾。有两个变态的瞎子对盈盈那一双秀美的玉足似乎兴趣颇浓，褪去了鞋袜的赤裸双脚肉感十足，而精致的小小脚趾更令两个男人爱不释口，吮吸得咂咂有声。

为首的瞎子站在盈盈两腿之间，双手抓捏着盈盈的两瓣臀肉，十指顺着沟壑轻轻划弄，脑袋慢慢低下，嗅着盈盈秘密花园散发出的处女幽香。

「哇哈哈，想不到居然是个白虎。」他发觉盈盈的牝户光洁无毛，不禁兴奋莫名，因为没有阴毛的女子对挑逗特别敏感。

瞎子老大在盈盈那两瓣蚌肉上来来回回地舔了几趟，盈盈被刺激得「呜呜」呻吟，两条大腿拼命地想要夹紧，但双脚正被另两个瞎子分别抓着玩弄，她能做到的只是不停的颤抖。老大继续用舌头细细地顺着盈盈那紧紧闭合的牝缝上下舐弄，却不急着破门而入。在沟壑内探索的双手则停在了盈盈娇嫩的菊花蕾上，手指轻轻揉弄着敏感的嫩肉。

「哈哈哈哈哈，小淫妇出水了。」老大狂笑起来。体质敏感的盈盈全身被不停的玩弄，虽然牝户只是外面被爱抚，淫水却已经不争气地从肉缝中渗了几滴出来。

「呜呜……不……不要……」刚才强吻盈盈的瞎子已经将嘴松开，开始亲吻她的脸颊、发际和耳珠。盈盈被娇躯各处传来的一波波异样感觉冲击得神智模糊，口中只能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词来表达她仍旧不屈。

「骚屄都出水了，还装什么圣姑？」老大将舌头用力顶开盈盈的处女牝户，向内钻探而去。粗糙的舌头不住地搅动，刺激着未经人事的敏感牝户内壁，盈盈宛转娇啼着不停挣扎，但淫水却从花蕊深处源源不绝地汩汩而出。

「啊啊啊啊啊啊……不要啊……啊……我死了……」盈盈突然浑身一阵抽搐，不由自主地尖声长叫。原来她牝户中的舌头已经开始拨弄那颗圣洁的少女之珠，并继之以嘬吸和轻咬，而一根手指，也在此时突然深深地插入了她的菊花蕾。

盈盈在众瞎子的猥亵玩弄下达到了高潮，她连绵不绝地尖声呻吟着，娇躯剧烈地颤抖，香汗淋漓，淫水一股股地从花心喷射出来，牝户和肛门一阵阵地紧缩。

终于，她的呻吟声渐渐微弱，只剩了急促的喘息，四肢和纤腰也完全瘫软下来，软绵绵地躺在众男人手中。

「哈哈哈哈，左掌门，任大小姐真是浪得紧哪，老大只用了舌头就让她大丢特丢。」「令狐冲，你听见你老婆的叫床声了吗？她好像很喜欢我们玩她啊。哈哈哈……」众瞎子放肆地用淫言秽语侮辱着盈盈和令狐冲。

那边令狐冲已经急怒若狂，但碍于眼不能见物，他暴风雨般的攻势根本无法撼动左林二人的守御。盈盈的哀叫和呻吟如刀一般割在他的心上，但他却无能为力。

那边瞎子老大示意捉着盈盈双脚的两个瞎子把手放低。他双臂夹着盈盈两条玉腿，双手托着盈盈弹性十足的屁股，使她的秘密花园对准了自己胯下昂然挺立的巨大肉棒。

他将龟头在盈盈那两瓣湿漉漉的娇嫩蚌肉上来回蹭着：「任大小姐，刚才我们让你爽过了，现在该你伏侍我们了！」说着嘿嘿一笑，猛地一耸腰，肉棒破开盈盈娇嫩的花瓣，直捣花心！

「啊啊啊啊啊啊……」盈盈猝遭剧痛，长声惨呼。老大这一下长驱直入，直接刺穿了盈盈的处女膜。盈盈的阴道十分紧窄，虽然有淫水的滋润，粗大的肉棒抽插起来仍然需要用很大的力，这让瞎子非常的爽，却使盈盈感受到如撕裂般的巨大痛楚。

瞎子不顾盈盈死活，奋力冲刺，每一下都重重地顶在盈盈的娇嫩花心上。盈盈的哀号响彻山洞，伴随着肉棒「噗滋噗滋」的进出，构成了一出罕见的淫虐乐章。

「他妈的，好紧的屄，还得老子费劲。兄弟们，把任大小姐放下来，让她来服饰咱。」老大操了几十下，便觉得甚是疲劳，于是决定换个姿势。他慢慢地仰面躺下来，让盈盈坐在自己的肉棒上。盈盈已被操得腰酥骨软，连哀叫的力气都没了，乖乖地任由摆布。

黑漆漆的洞穴里，曾经凛然不可侵犯的明教圣姑任盈盈一丝不挂地跪坐在男人的身上，娇艳的花瓣淫糜地张开，当中笔直地插着一根粗大的肉棒，淫水混杂着鲜血在肉体交合处丝丝渗出。几个男人围在她身边，放肆地亲吻抚摸着她的一切敏感带：嘴唇、耳垂、腋下、椒乳、肛门……盈盈恍惚发觉牝户中的肉棒已不再抽插，但深深插入的巨大阳具让她涨痛不已。「这样插着好丢人……」她脑海里本能地涌出这个念头，于是把残余的力气聚在双腿上，努力抬起丰臀，使肉棒从牝户中慢慢地退出，周围的男人们似乎对她试图脱离肉棒并无反应，反而是紧致的蚌肉却舍不得似的兀自紧紧包裹着男人的阳具。

待到肉棒已退出大半，只剩一个龟头还钻在花瓣里的时候，突然一双大手按住了她的纤腰，并且用力向下一压。「啊……」盈盈痛呼一声，娇躯重又跌落，而那根肉棒也毫不留情地再次深深贯入，直抵花心。这一下冲击尤甚之前那几十下抽插，盈盈被入得泪水涟涟，意外的是，花心却因此而渗出淫水。

盈盈本能地再次抬起屁股，想要摆脱插在牝户里的肉棒，但每次当肉棒快要拔出去的时候，总会有一双大手将她按下，于是肉棒就一次次地重重插入，插得她不由自主地曼声呻吟。冰雪聪明的盈盈很快明白了这是众瞎子做下的一个奸淫她的圈套，她羞愤地想要抵抗，但身体的本能反应却已不受她迷乱的神智控制，一次次深深的插入也渐渐给她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好重……好奇怪……我要被插穿了……为什么……」盈盈仍在不住地耸动屁股，但似乎已经不是为了摆脱痛苦而是为了获得享受。不再需要男人的强迫，她自动地吞吐着肉棒，泪水与淫水一起涌出，而从樱桃小口中吐出的呻吟也愈来愈有了放荡的成分。

「哈哈哈哈……任大小姐这招观音坐莲煞是熟稔，伏侍得老子好爽啊……」老大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享受着盈盈美妙的肉体。

「老大，我也忍不住了，分我一杯羹吧？」另一个蹲在盈盈背后的瞎子说话了，他一直在摩弄盈盈肥嫩的屁股，手指在盈盈那紧致娇柔的菊花蕾上已经玩弄了许久。

「呼呼，老二，又要玩你那一套了？好吧，圣姑可不是寻常女人，一个男人自然不够。哈哈哈哈……」得到老大的首肯，老二迫不及待地骑到了盈盈身上，一条比老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肉棒正正地顶上了盈盈那早已浸透淫水的菊花蕾。「任大小姐，也尝尝我的肉棒吧。」「啊……不要啊……」盈盈发觉又一根肉棒顶开了自己的菊花蕾，吓得尖叫起来，「会裂开的……不要啊……求求你……」「哈哈哈，不会裂开的，我们老大插你那么久了不也没裂开么？」老二存心要戏弄盈盈，暂且停了动作，故意问道。

「不是……啊……不一样的……」盈盈羞红了脸，但又不得不回答。

「有什么不一样？你不是本来就长了两个骚屄来给男人操的么？我们老大不是在操你的骚屄么？」「不……不是……啊……」「哦？老大操的不是你的骚屄么？那这个一定是了！」老二稍一用力，龟头已经撑开了菊花蕾，陷了进去。

「啊……不要……呜呜……老大……操的是我的……骚屄……呜呜……」盈盈被快感和恐惧冲击得几乎崩溃了，她断断续续地吐出了那几个词，语若蚊蚋，几不可闻。

「他妈的还害羞？大声点！老子听不见！老大在操你的什么？老子在操你的什么？」老二得寸进尺，一边大声喝骂，一边作势就要插入。

「呜……老大在操我的骚屄……呜……求求你……不要……操我的……屁眼……啊啊……」盈盈泪眼婆娑地哭号起来，圣姑的尊严，少女的矜持，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操你的什么？」「操我的……呜……屁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都听到了，任大小姐亲口求我操她屁眼的哦……」老二得意忘形地狂笑着，向前奋力一挺腰，巨大的肉棒深深地贯入了盈盈的菊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撕裂般的痛楚从被开苞的肛门传来，盈盈再一次凄惨地号叫起来。

「嘿嘿，不要叫得那么浪，你很快就会喜欢它的！」老二开始顺着老大的节奏一下一下地插入，比牝户更加紧致的屁眼让他每次抽插都相当费力，但也使他爽得直喘粗气。

盈盈被两个男人紧紧的夹在中间，两根粗大的肉棒同时轰击着她娇嫩的牝户和肛门，剧烈的痛楚让她几乎晕死过去，但偏偏知觉仍然很清晰。她声嘶力竭地哭号着，忍受着每一下让她痛不欲生的冲击。但渐渐地，那种奇怪的感觉伴随着痛苦又开始冲击她的脑海，她的哭号也慢慢变成了曼长的呻吟，完全不像是正在被粗暴地强奸蹂躏。

「哈哈哈，听，任大小姐又开始叫床了。」「老大和老二真是厉害啊，想不到魔教圣姑这么不堪一操。哈哈哈……」「那还用说？任大小姐的奶头子都已经硬到这个样子了，奶子也越来越涨了。

哈哈……」众瞎子一边在盈盈的娇嫩胴体上大肆轻薄，一边用下流不堪的语言侮辱着盈盈，伴随着盈盈时断时续的浪叫和两根肉棒插穴的砰砰声，刺激得那边的令狐冲怒不可遏。

「你们放开她！畜生！」令狐冲一边发狂地挥剑，一边嘶吼着。

「何必这么大反应呢？」左冷禅阴恻恻地奸笑道，「反正一会儿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啊啊啊啊……操死我吧……」牝户和屁眼同时被强奸的盈盈又一次达到了高潮，她凄厉地号叫着，花心中涌出大量的淫水，阴道和直肠痉挛一般地收缩。

这样的刺激让老大和老二也把持不住，随着两声低沉的吼叫，两根肉棒在盈盈体内一齐喷射了，滚烫的精液全部灌注到深处，盈盈终于受不住刺激，昏死过去。

「盈盈！盈盈！」令狐冲发狂一般地叫着。他的剑已经被好几次击落了，幸亏他反应快，每次都立刻俯身从地上捡起一支继续打。

「呜……我要被操死了……」黑暗中又传来了盈盈微弱的哭号声，这是另外两根肉棒的插入使她痛醒过来。这次她变成了仰面躺在一个瞎子的身上，他的肉棒从下面插入她的屁眼，另一个瞎子则从正面掰开她的双腿，狠狠地插入她的牝户。被蹂躏过的牝户和屁眼似乎已经适应了肉棒的插入，她很快又达到了高潮，而且这次的两个瞎子在她高潮了三次后才射精。

然后又换了两个……一众瞎子轮流奸淫着盈盈的牝户和屁眼的同时，令狐冲的境况则越来越险恶。

左冷禅和林平之看来已经厌倦了这种游戏，开始向令狐冲发起进攻。令狐冲的剑一再被击落，狼狈不堪。

「当」的一声，令狐冲的剑又被击落，跟着左冷禅一剑直奔令狐冲面门而来。

令狐冲危急之中就地一滚，顺手在地上摸起一根棍子似的东西。刚刚翻身起来，只觉寒芒又到身前，忙举起手中棍一挡。「嚓」的一声，棍子居然被削成两段，令狐冲闭目低头，长剑堪堪从脸颊边擦过。

令狐冲心中绝望，不料一睁眼时，却发现洞中有了些微光亮，对面左林二人身形已经隐约可见。心下大喜，也顾不上探究光从何来，施展独孤九剑剑法，唰唰两棍，左林二人手腕中招，长剑跌落。令狐冲得势不饶人，随手拾起一柄剑再补两下，左冷禅喉头冒血，立毙当场，林平之双臂皆断，委顿在地。

那边一干瞎子兀自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还在花样百出地奸淫着盈盈。

令狐冲一个箭步冲过去，微光之下，只见盈盈牝户和屁眼中各插着一支肉棒，一个瞎子更坐在盈盈身上，把肉棒夹在盈盈的一对嫩乳之中，抽插得不亦乐乎。

令狐冲大喝一声：「滚你奶奶的！」剑出如风，十几个瞎子还没反应过来，喉头便均已挨了一剑。那几个正在奸淫盈盈的瞎子本来已经快要射精，被令狐冲一剑送命，顿时精关大开，喷得盈盈屁股上、胸前、脸上尽是一片白浊。

令狐冲连忙晃亮火折子，扑上前去扶起盈盈。那几个瞎子的肉棒兀自硬硬地插在盈盈的牝户和屁眼中，令狐冲心头火起，一剑一个，齐根斩下。盈盈「嘤咛」一声，悠悠醒转，见令狐冲在面前，如梦方醒，也不顾自己赤身裸体，沾满精液，一头扑进令狐冲怀里，痛哭起来。

「盈盈不哭，不哭。你看，他们已经全被我收拾了。」「呜呜……呜……冲哥，我被这些畜生糟蹋了，没有清白之身了……呜呜……」「不要紧不要紧，我不会嫌弃盈盈的，放心……」令狐冲安慰了好半天，终于哄得盈盈收泪，她这才发现自己原来一丝不挂，羞得惊呼一声，转身蜷缩起来。

「哈哈，不要紧啦，反正是迟早的事……哎呀！」令狐冲这才发现盈盈的牝户和屁眼中竟然还插着两根断掉的肉棒，连忙俯身伸手过去，「卜、卜」两声，尽数拔掉。盈盈愈发羞不可抑，掩面挥手作势要打令狐冲。

令狐冲一手接住，笑道：「啊哟，打老公么？」稍稍用力一扯，把盈盈又扯进怀里。

盈盈坐在令狐冲怀里，只觉屁股下面硬硬的什么东西硌得慌，不禁挪了一挪。

令狐冲呻吟一声，道：「好爽，再磨一磨。」盈盈低头一看，原来是令狐冲胯下那话儿硬硬的鼓起一大块，羞得粉面通红，不依道：「人家这个样子你还起色心，不正经……」令狐冲一把搂住盈盈，附耳道：「不瞒你说，刚才那几个瞎子操你的时候，我听你的浪叫声就已经硬了。」「呸！我被别的男人操你也会硬，不害臊！」「嘿嘿嘿……好像就是这么回事。那你呢？是不是被强奸才会湿？」「讨厌……嗯嗯……」令狐冲色心忽起，将盈盈螓首用力向自己胯下按去：「你的嘴还是处女吧？

来来来，还是我先给你开了苞的好……不许反抗，否则我要打屁股了。」盈盈果然开始喘息：「不要……啊……啊……不要打屁股……人家又湿了……」乖乖地帮令狐冲褪下裤子，双手捧起阳具，含羞带怯地慢慢送到小嘴边。

「喔……好好，含得好……吸，吸，用力……笨，要舔，用心舔！喔喔喔……好爽……」盈盈生涩的口交让令狐冲兴奋不已，肉棒涨得愈发粗大，把盈盈的樱桃小口塞得满满当当。盈盈努力地吞吐舐弄着肉棒，但仍难以让令狐冲满足，他一手紧紧按住盈盈螓首，自己用力抽插起来。

「呜……呜……呜……呜……」粗大的肉棒深深地插入喉咙，盈盈被插得气息不继，泪水也不觉流了下来，但她丝毫不以为忤地继续迎合着令狐冲的抽插，令狐冲的另一只空闲的手沿着盈盈光洁的裸背滑了下去，潜入她的那道沟壑，玩弄起她的牝户和屁眼来。

「啊……啊……啊……」令狐冲喘息着奋力抽插盈盈的小嘴，终于在她口内射了精，而盈盈也在这别样的暴虐之下再一次泄身，娇喘着瘫倒在地。

【完】